

## 前言

儘管人類的足跡踏上了月球、火星，也儘管許許多多的人造取代了天生自然，但生命的奧秘却仍為當前的一大懸案。今天的醫學可以使往昔的絕症起死回生，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在未來的時日也終將把今天的難題克服、解決。我們在科學的探討之下知道的誠然不少，但有趣的是，不知道的卻是無限。然則不管知與不知，宇宙的真理却無時不在；誠如先賢所言：「四時行之，百物生焉。」即拿吾人日常生活之中隨拈一法無不說明真理，時間如此空間亦若是，則依於時空而幻有的一切法體無不如此。

### 一、緣起、自性、空

生活在宇宙，生命也離不開宇宙但對宇宙奧秘知多少？這是吾人感興趣的事。宇者，上下四方即空間，存在為性。宙者，古往今來即時間，延續為性。兩者覓大覓小覓始覓終皆不可得，這好比以金做器，器器皆金，我們若執著其器相當然會迷其金體，其實我們所看到的器相乃是金體之相，（如我們看見一塊布相其實是看到衆纖維之相，而布乃是一抽象的假名）而金體亦無自相，乃是以一切器之相為其相，所以金體之相雖不捨一器一物，然我們不應言某器某物即是金體之相，這才是一切事物的本來面目，強名叫做實相。又好比有一麻繩，由於我們的虛妄錯覺竟把它計為實在有蛇，那當然會遺却這麻性亦即不能通達麻繩之實相了。然而麻體何嘗因我們的錯覺而所減損呢？麻依然是麻，繩依然是繩。故不欲明白宇宙真理則已，如欲，則須將吾人於日常生活之中積習已久的觀念重新加以檢討俾無繩上計蛇的妄執錯覺，這又不得不明緣起正觀。然則什麼是緣起？

#### 甲、離文字相明緣起

緣起乃佛法的特質之一，而佛教是以緣起正觀來通達諸法實相，其實緣起亦正如標月指而已，我們若能了知能標之指畢竟非月則應當離指見月，緣起法亦復如是，切莫墮在文字相裏否則會有緣復須緣的無窮過失。言緣起者可約三性明之：①相關的因待性—「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就是緣起定義的具體說明。此與彼乃泛指因果，彼之所以如此不是自己如此的而是由於此法而如此的，此為彼之所以如此的因待性，彼此間即構成因果系。然而緣起的含義不單是從緣而生也還是從緣而滅，依他而有而生必依他而無而滅，這是深刻的指出緣起的內在特性如經上說人是地、水、火、風、空、根、識七大和合而成，如這性能不同的七大一失均衡即有病老死的現象，這即具體的說明了由此而生必由此而滅，所以緣起法有此二大定律即相依相生的流轉律，又有相反的、相依相滅的還滅律。依於緣起成立生死也即依之成立涅槃（註涅槃：生滅滅已寂滅清淨）。②序列的必然性—佛法說緣起決不止於各別的因果事實而是從無限複雜的因果



# 之緣起觀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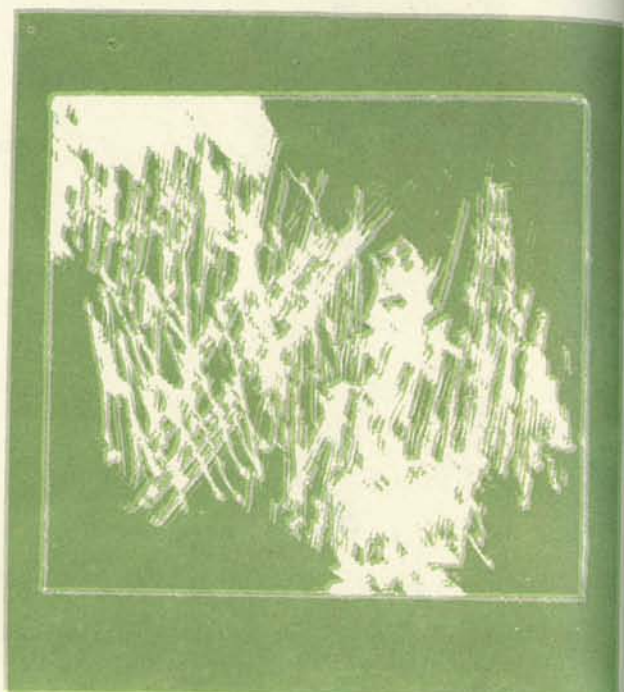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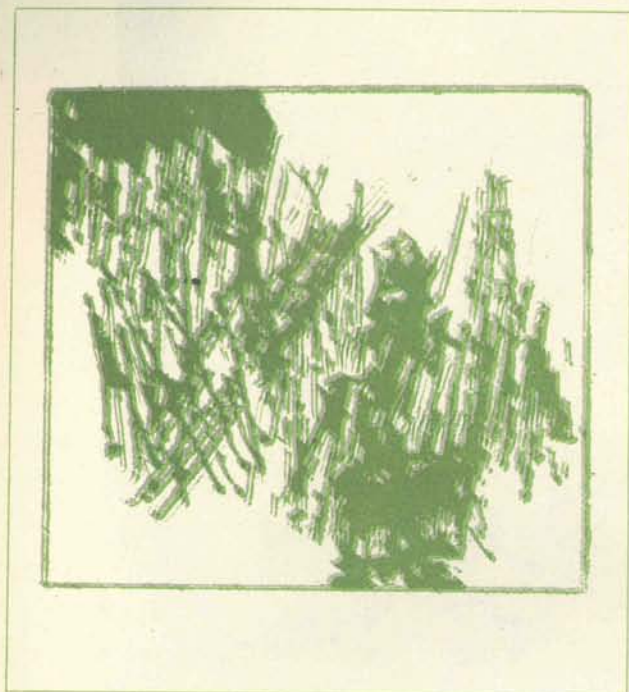


事相中發現此因果的必然程序如發現日月運行的軌道，看出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生死相續即依照此理則而發展，佛也不過是發見此因果事中的理則而已。◎自性的空寂性——一切法的如此生滅，如此次第無不由於衆緣，那麼此「有、無、生、滅」的一切法即沒有自體，即非自己如此的。因此在如此生滅、次第中並非是實有實無實生實滅的。世間的因果幻網似乎有跡可尋而自性空寂、因果幻網即當體絕待，了無蹤跡所以緣起是「宛然而有畢竟空，畢竟空而宛然有」惟有把握緣起的空寂性才不會墮入緣復須緣的無窮過失。所以佛法講緣起是不容與「自性有」見者並存的，有自性即不是緣起的，緣起的就不能「自性有」的，那麼自性是什麼呢？

#### 乙、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自性或譯為自體是實有的等號。「自性有」的即是不須衆緣而獨立永存、自己規定自己的，亦即是自己有、自己成就如此的，這樣一來就要破壞世法。何以呢？吾人一切概念皆是相對的假有，如「善」是對待「惡」而有的概念。如果不是建立在惡的相待上則善的永遠是善既是永遠是善那又用什麼標準去叫他善呢？又如時空亦復如是，中論觀去來品云：「若離于去法，去時不可得…以離於去者，去法不可得…若離於去法，去者不可得」所以佛法的時空觀是無離開時間的空間，亦無離開空間的時間，時空是幻有而相待的，時空與法體亦復如是。中論又說：「因

物故有時，離物何有時？物尚無所有，何況當有時。」所以世間的一切都是相依相待而有的。不特時間是依於事物的生滅變化前後不居而有，就是萬有的事物亦因於遷流變異的時間性而有。因此不論是時、空、法體都只有它的緣起相而沒有它的實在性，是緣起而性空，性空而緣起的。這與「自性有」見者是何等的不同，執「自性有」的不論是大是小是始是終都執有實體的。譬如時間在「自性有」見者看來縱使承認它是緣緣相續但却仍放不下這緣緣的極微刹那，然事實是不是這樣呢？設若有實在自性的刹那，那麼我們要問前一刹那與後一刹那有沒有連續的關係呢？若有關係那怎麼可以叫做兩個刹那呢？若沒有關係則前一刹那滅了怎麼「生」後一刹那呢？如火熄了怎麼再有火相呢？至於始終亦不過是「自性有」的變相執著罷了，因為在「自性有」見者不論是如何承認長到無限却仍認為有開始的實體，但這種說法是矛盾的，何以呢？時間是延續為性的。設若有開始的實體，那麼我們要問在這“開始”以前還有沒有時間？若還有時間怎麼可以叫它是開始呢？若“開始”的一點以前沒有時間，那就在此際中斷而沒有時間的延續性，既沒有延續性又怎麼成其為時間呢？所以只要是執為實有，不管是有限、無限，時間總是在誑惑著我們。其實如能明瞭緣起正觀，這三世實有的時間觀是不值得一破了。執為實有的空間觀亦復如是。在執為「自性有」者看來則觀大觀小都是邪見，何以呢？空間是以存在為



性亦即可以六方分，最簡單的來講也有內外之分。設若空間有極限則極限之外是不是仍為空間呢？若仍是空間則怎麼可以叫它是極限呢？若極限之外沒有空間則沒有存在，何以呢？失去空間性故也（因無內外之分）。反之，大至世界不成，將之析為微塵，析之又析至隣虛塵又有何過呢？設若隣虛塵為空間的極微則應仍由六方分所成而更析此隣虛塵即實空性亦即隣虛極微不僅可以和合而成微塵世界亦且可以析成虛空。色既可以析成空即空可合成色，亦當空可析成色即色可合成空然色合應色，空合應空故這種隣虛極微是不存在的。所以時空依緣起正觀都是無自性即性空的，亦即實體不可得而如幻如化的假有。因此切莫誤會空，空即無自性，以無自性才成立一切世間因果幻網，否則以「自性有」那將陷於枯寂的刻板而徹底破壞了世間法。所以先賢言：「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就是這個意思。尤有進者，空是一切法本性，一切法的究竟真相。而自性不過是顛倒妄執。但以究極為自性說，空是真實是究竟也可以說空即自性如般若經云：「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即一切法之自性。」因此約這一層意義就不難體會到六祖惠能大師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的偈子：「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 丙、因緣即空即假即中

曾經有過一位高僧自述他學禪的經過。他說：「老僧

剛學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後來稍有個體會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其後有個悟入處又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如果拿這一段過程與金剛經所謂的「說某甲者即非某甲是名某甲」相提併論的話則不難明白這全在說明空假中的道理。此話怎講呢？前面說過一切事物皆無自性因衆緣合和而假有，如山是建立在砂、石、土、樹木的，我們一看上去知道是山其實看的是砂、是石、是土、是樹木。如離却砂石土木仍有山相始可言實在是山、然離却砂石土木覓山相，了不可得，所以說見山不是山亦即「說山者即非是山」這是講因緣即空；進一步言，砂石土木合成之相不同於鋼筋水泥合成之相，砂石土木之用自亦不同於流動海水之用，雖體即是空而假名相用宛然，一切法自具無量差別。所以說復見山是山，亦即「說山者即非是山，是名為山」這是說因緣即假。空假是無先後次第亦無相待而只是在說明一切事物原來面目的不同角度，前者是約其體而言即真諦，後者是約其相用而言即俗諦。然一切事物離其體即無相用，離其相用即無其體。所以一切事物的原來面目是不偏於真諦，亦不偏於俗諦，以如此正觀徹見諸法實相就叫做中道義，所以中論上說：「衆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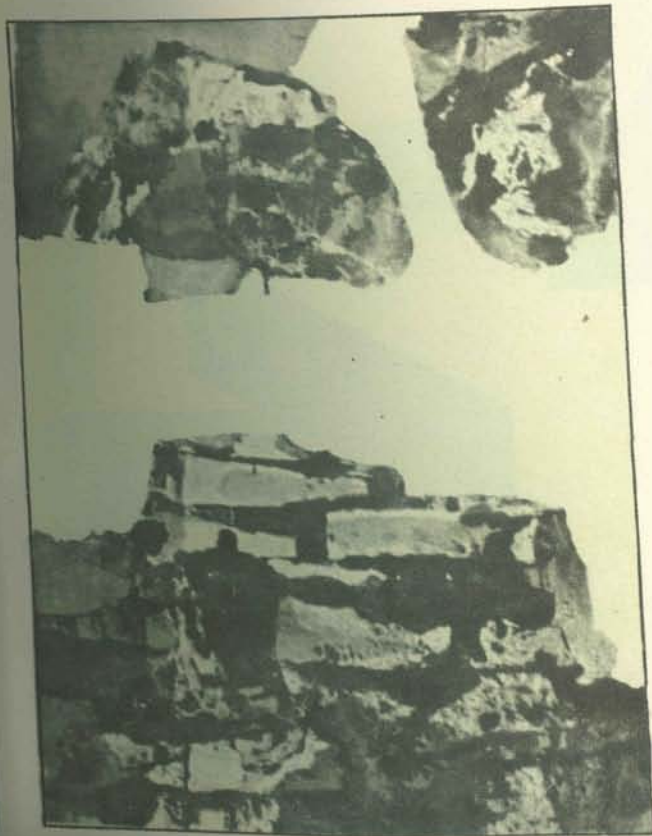
#### 丁、約外道世諦簡非因緣自然

吾人現前眼見色、耳聽聲、鼻聞香、舌嗜味、身接觸、意念法，以六根對六塵起六識總名十八界，何以呢？

能見不能聽乃至意能念不能見，作用各別。尤有進者，眼見紅即不能同時見黃，見有色即不能同時見無色，耳聽聲乃至意念法亦復如是。因此紅色不同於黃色，有色不同於無色乃至念善不同於念惡，念美不同於念醜各各有別，所以十八界即含攝無量法界，而這無量法界的面貌如何呢？楞嚴經云：「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然而在這當中是否有主宰的自然體呢？若必有自然體，那麼吾人於日常生活中如緣起見性到底是以何為自呢？世間所有不出明暗塞通則此見是以明為自呢？以暗為自呢？以空為自呢？以塞為自呢？若以明為自體者，則此見必定獨依於明，明若滅時則此見亦滅，見性既滅應不復見暗，今既見暗則見性不滅。蓋其見為用而明為體，用從體發，理固宜然。今既明去暗來，見性尚存，豈其體滅而用存耶？設謂不然則知見性真常不以明相為其自體矣。若復以空為自體者應不見塞，義可例知。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為自者，則於明時見性斷滅，如何可以見明呢？因此明來見明，暗來見暗，明暗生滅自屬前塵分別影事與見性無涉。今於明暗塞通諸相之中求其自然之體了無所得，是知緣起覺性如同自然冥諦者無有是處。

## 二、法爾如斯

今天我們都生活在這世間上，然而不管是我們生命的主體（衆生世間）或者是我們生命所依存的客體（週遭環境即器世間）無時無地不在生、住、異、滅。「生滅」可



以說是道盡了這世間的一切現象，我們如果對這現象廣泛地加以透視就不難發現這全在說明一個苦字，何以呢？無常故苦。有那個能從生滅法中解脫者，那個就是離苦得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自亦不同於以苦為樂的童叟性樂觀主義者）苦是這生命現象的病情並不意味著悲觀，其實悲觀，樂觀都不是一個觀察生命現象應有的態度。勿寧說是實觀，如吾人之診斷病苦之實情而後才加以尋求病源以及提出解決病苦的辦法。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因身體而有。如老子言：「吾有大患因吾有身」身為病本當然往下的痛苦乃至老死就跟著來了。那麼此身又從何而來呢？如從父精母血而來那我為什麼不能對我自己的生命不來而有決定權呢？難道是大力者在主宰嗎？由緣起正觀知道緣起有的就不是有「自性有」的主宰，那麼此身是果的話，它的緣起因待又為何呢？這些實在是一個醫藥從事者在幫助病人解決短暫的痛苦之後發人深省的問題。其實要按究竟義來講，所謂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是當下即為解脫（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若言有煩惱可斷有生死可了，此人即為增上慢人）因為生滅塵勞皆為緣起而無自性即非實體，本自不「生」，何來有滅？然而生滅塵勞之所以為生滅塵勞，錯就錯在不知緣起，執為實有，於六根對六塵取六識貪愛執著於是就迫取順境界（如眼貪色、耳貪聲乃至身貪觸）有了對順境的貪愛相對的就對逆境的瞋恨於是這中間就有造作（行），而有了業力。這業力就潛藏在種子識（阿賴耶識）中再與境界一接觸又起現行，有了現行反熏種子識，如此「種現相熏」把一切法的本來面目覆藏了。到頭來反為這虛妄錯覺的業力所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有無窮的苦惱了。如古印度室羅城中有一男子名演若達多，有一天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清秀，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端狂走怖頭，衆生輪迴生死亦復如是。

## 三、悲外無智、智外無悲

「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呢？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即覺）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為無上正覺。吾人不能於空中栽出蓮花而惟有從污濁的大地中去體會出蓮花的清淨，因假會空亦復如是。空者是緣起正觀，是般若智慧，用以自利，假者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用以利人。前者是智，後者是悲，然悲不離智，智不離悲。如行之足與眼不可偏廢，這對一個學醫者的立場是何等的親切，何以呢？習醫正是大悲心的實踐也。惟有與大悲心相應的習醫才足為病人之師，吾人當以此自師，以此師人。今天醫學的知識浩瀚，習醫的生活將日益艱辛，這說明了醫生將是悲智的化身，也惟有生活在悲智之中才是最圓滿最高尚的生活。